

红鬃马文丛

主编 魏文瑾

Kanawallihua

槛外梨花

再没有急急弦音，应和旁白，也没有如雷掌声，驱散寂寞。
只有隐约回声，在岁月山谷里清唱，线条模糊，腔声锐利。

指尖◎著

华文出版社

槛外梨花

指尖◎著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槛外梨花/指尖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9. 10

(红鬃马文丛/魏文瑾主编)

ISBN 978-7-5075-2931-9

I. 槛… II. 指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7765 号

书 名: 槛外梨花

作 者: 指 尖

责任编辑: 丽 慧

装帧设计: 中尚图

责任校对: 吴素莲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hwbs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 - 58336255 发行部 010 - 58336270

编辑部 010 - 58336262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980 千字

印 张: 45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68.00 元 (全 6 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

巧研朱墨作青山

序

阳泉是一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。说古老，是指上古时代就有我们的先民在这里生存繁衍；说崭新，是指阳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，建市仅仅有 62 年的历史。这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人文荟萃，有“文献名邦”之称，古代有张穆、吕思诚，近代有高长虹、石评梅，正是崇文尚儒的传统，使这里孕育着生生不息的“做好文章千古事”的精神。

如今，评梅女子文学社一群不甘平庸的女性，敢于突破传统的“相夫教子”的藩篱，积极投入社会实践，用她们的笔书写历史，赞美生活。她们先后出版了 10 人卷《红鬃马文丛》和 8 本《红鬃马》作品集，还自费出版了 6 本个人作品集，此外，还

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市内外一些地情书籍的编辑与出版，可谓硕果累累，在阳泉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2006年3月，文瑾主编的第一套《红鬃马文丛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后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。一个纯女性的民间社团，一群关注社会 and 关爱生活、热爱人生的女性，她们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人生热切地关注着、记录着……她们的所为，恰如白居易的诗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

第二套《红鬃马文丛》共收集了6位作者的诗文作品，有指尖的《槛外梨花》、姚桂萍的《雪花的心事》、寒月的《一个脚印五瓣花》、葛艳红的《想飞》、小云的《云斋心境》、刘中华的《竹风晚醉》，共计百余万字，由华文出版社出版。

指尖的《槛外梨花》以平静而内敛、隐秘而清新的叙述，为读者铺陈出一个全新的阅读场景，文字轻柔如细沙般地沉淀在北方少见的河流之下，一路从容叙述世间的温存和内心的归宿，是献给那些心系故乡、情漫家园的人的一份珍贵纪念。

姚桂萍的《雪花的心事》是一本“博客日志”。其中文字大都以博志形式写就，是作者心态的真实流露。书中作品大多托物言志，借景抒情，字里行间溢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从中看到作者面对生

活、面对苦难的坚韧品质，令人敬佩。

寒月的《一个脚印五瓣花》用敏锐的目光关注到社会的细枝末梢，以温暖的心呵护每一个弱小的的心灵，用犀利的笔鞭笞丑闻陋行，用全部的激情赞美劳动者。寒月的诗，不是用笔，而是用心写出来的。

葛艳红的《想飞》以朴实、清新的文笔将生活的片断向你娓娓道来。她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，对生活充满向往和追求。书中的《牵挂》、《芳邻》、《家的记忆》……不经意间，就读到了她乐观、积极的生活态度，走进了她热情、浪漫的精神世界。

小云的《云斋心境》语言朴实，可亲可近，处处洋溢着真情实感。她的诗干净，没有功利性，平淡之处是女儿家心思的直白，深刻之处是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世间真善美的向往与颂扬。

刘中华的《竹风晚醉》是纯文学中短篇小说集。作品反映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，将人性、生存、道德及假丑恶、真善美浓缩在形形色色的人物中。笔下人物鲜活，描述细腻，情节饱满。

文学是现实的写照，肩负着记录时代的责任。《红鬃马文丛》的作品，直面百姓生活，讴歌时代进步，蕴涵作者奋斗的足迹，脚步坚实而可敬。写字的女性，其精神可佳，才情感人，催人奋进。

金秋满山，果香四野，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，

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华诞的日子里，由评梅女子文学社社长魏文瑾主编的第二套《红鬃马文丛》即将付梓，这不仅是阳泉女界的一件喜事，也是阳泉文化事业繁荣的又一见证。

我希望，在今后的道路上，评梅女子文学社的姐妹们能经常深入社会，关注民生，勤奋笔耕，多出精品，为百姓鼓与呼，为山城添锦绣！

2009 年 9 月 1 日

(作者系中共阳泉市委书记)

目 录

- 巧研朱墨作青山 / 白云
- 骨头上的花朵 / 1
- 暗夜轻柔 / 7
- 不可饶恕的迷失 / 17
- 火车上的流光 / 22
- 生命的年轮 / 26
- 我的咳嗽 / 30
- 少年的黄昏 / 33
- 季节素影 / 37
- 废弃的旧址 / 51
- 在冬夜 / 57
- 棉袄记 / 62
- 或绽放 或凋零 / 69
- 秋天，这一场繁华盛事 / 75
- 消失 / 80
- 秘密 / 88
- 怀念一条老去的河流 / 91
- 散落 / 96



春天的最后一个黄昏 / 102

安意大地 / 107

诘问 / 111

逶迤长巷 / 115

红尘 / 119

假若全部时间存在 / 124

我们的博物馆 / 128

沉郁的气息 / 133

私奔 / 138

X 们的幸福时光 / 143

推开宁静的窗 / 148

夏天的影子 / 152

空洞 / 155

抵达 / 160

瞬间苍老 / 164

读瓷 / 169

村庄的姿势 / 173

想念的玉米 / 176

伊茂密的玉米地 / 179

即将消逝的村落 / 182

通往祖母的小路 / 186

碎裂 / 191

清尘 / 196

河流 / 201

在南关 / 207

骨头上的花朵

夜里，我常听见自己身体里发出的声响。

这些声响，在今年之前，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存在或者偶尔打断过一场深梦。我不曾记得，某个不眠的夜里听过身体以内的动静。不眠的夜，多半是静谧中的一些喧嚣，比如，远处建筑工地上的搅拌声；风吹树叶落地的唰啦声；黑夜里出没的动物们兴奋的尖叫；还有晚归人泊车时小心谨慎的关门声。因为隔音不好，楼上的声音常会将我轻薄的梦踏碎，有时是孩子惊骇的哭声，有时是床板剧烈的响动，有时是苍老沉闷的咳嗽。在这些声响中，我常感到一种温馨和安然，感到世界的和暖，感到聚居在一起的好处。或许，我们这些薄薄的门板之内的邻居们，不会频繁地见面，也不会坐在一处品茶、饮酒，甚至有几个年轻一点的人，见面都不会问候一声，但，我相信，只要是有关这个单元的荣辱冷暖，大家都会团结在一处，一致对外。

于是，我坦然而又怀着感恩的心，在夜里，一等地聆听着他们发出的声响，安然地数着羊群，等待，跟他们一起，在同一片土地之上，在同样结构的房屋，甚至同样位



置的床上，走进那场共有的繁花似锦的好梦。

可是，这段日子，我却在这些声音之外，听到了自身体之内发出的另外一些声响：汨汨的流水声，清脆的枝柯折断的声音，还有一些似浪涛又若风卷的喘息声。所有这些声音，让我产生了一种虚幻，我看见自己，是一片青草纠缠的山野，或者一川沧桑愚钝的麦田，在巨大的安静之下，蛰伏着许多惊人的秘密，这些秘密，被深埋，被隐藏，被渐渐遗忘，然后，在我接近不惑的年纪里，唤醒。许多的疼痛，从身体深处冒出来。我蜷曲着身体，听见腰以下的肢体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，这些声音，因为在夜里，而异常清晰和明显，我试图移动它们的位置，可是，每动一下，钻心刺骨的疼痛都阻止我试图的动作，那样的疼痛中，带着许多无法更改的固执。如果一个人的身体，固执到不肯配合你意志的时候，多半，你开始老了。

老了的感觉，总是先从行动的迟缓开始。或许我们依旧可以迎着风跑步，可以跳起来，像以前那样摘一片柳叶含在唇间，可是，会有许多的疲惫，悄悄地剥夺着你愿望里的事。你拉着沉重的身体下班回家，坐下来，用冗长无聊的电视剧来驱散长长的疲惫。在深夜，那些声响会拨通你的神经，提醒你它们的存在和到来，提醒你身体开始疏松，开始缺失，开始腐败，开始消亡。

我在伸臂的动作中，会听到骨节里发出的清脆的嘎巴声，好像还伴着呼啸的风声，透过这些声音，我看见我的骨头，在摩擦，在艰难地归位，在一次次的交锋中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，这些痕迹，留在了我身体里的每一处关节中，给我带来轻微的酸痛和不适，让我慢慢地感觉苍老的

无情和岁月的迅忽。

许多年前，我尚年幼，喜欢在半夜里，听祖母伸手去拉灯的时候，关节发出的嘎嘣声，那声响对我来说，是无限美妙的，我也试图用各种姿势让自己的胳膊或者手腕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稚嫩的身体都不会有任何响动，我纠缠着她，希望可得一枝半截的传承，祖母总是乐呵呵地不理睬。

当我渐渐长大，可以掰着手指，发出一些单调的叭叭声的时候，我的祖母，却开始在半夜里喊疼，她的腿，让她在每一辗转间都会发出细碎的频繁的响声，这些响声，令她的梦，断断续续，她会在梦中，不自觉地喊起来，为那些疼痛和难以抑制的忍受。她喝许多的镇痛药，和双氯灭痛，贴气味难闻的膏药，甚至在冬天，她要拄着拐出门，她的身体，不再高大，一年比一年矮小，一年比一年羸弱，她站在秋风中，出门送我，我看见她的腿和背，已经弯曲的不成样子了。她的皮肉，开始松懈，皱折纵横，摸上去，软软的，沓沓的。我无法想象她的骨头们，正以怎样扭曲的姿势一点一点剥夺着祖母生的权利。

如今我的父亲，在阳光尚好的秋天就穿了厚厚的棉裤，来遮挡与身俱来的寒意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他泡脚的时候，把裤角挽上来，他的膝盖骨，孤零零昂扬地在他的腿上张牙舞爪，像，一棵树瘤，丑陋而坚持不懈地生长。那一瞬，我感到一种钻心刺骨的痛。我的父亲，遗传了祖母的骨骼，在进入暮年的时分，需要侧着身子下楼，一下一下地数着台阶。他的腿，已经被什么东西所捆绑，无法伸展自如，若许多年前那样，擎一颗球，风驰电掣般，从我们的身边



掠过。他更喜欢躺在床上，将一条腿蜷起来，压住另一条腿，然后戴着花镜，看体育版上那些新闻，那些远去的、辉煌的岁月，因为一条腿的因素而阻挡了所有的梦想。

我见过许多动物们的骨头，比如：牛的、马的、羊的、猪的、鸡的……白森森的，硬邦邦的，我们人类的骨头，跟它们是一般无二的，区别，也不过站立和爬行动物之间长久以来以姿势习惯区分出来的，那些骨头，在被皮肉包裹的时候，都是坚韧的，它们支撑着我们几十年生命的安全，教我们随心地生活，可意地恋爱，做所有极限动作，实现许多不可思议的理想，可是，它们，却又是脆弱的，见不得一点突然袭击，稍不留神，我们会疼着它，碰着它，伤着它，最终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暗疾。

想起一个叫林的同学。当年，我们用一个身份不明的玻璃瓶灌了白开水，耀武扬威地去上学。在那些不甚平整的路上，林摔倒了，那个装水的玻璃瓶被压在了他身下。他是个特别捣蛋的孩子，就是狗都不愿理的那种，可是，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冲将上去，看他小腿上的血，像瓶子里的水般流出来，他从容地从地下抓了一把黄土，按在伤口上，那些血，并没有因为一把土的阻挡而消失，它们冲破土，冲破林的手，继续流淌，林笑着对惊慌失措的我们说：我腿上，像不像开了一朵花？我们点头或者摇头并不重要了，因为老师来了，抱起他跑着去了医院，缝了10针回来。等那纱布拆开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看见一朵花，开在他黝黑的小腿上，他骄傲地掀起裤子，让我们探过头去欣赏那朵花，我们惊讶地叹着气。在童年，渴望着那样一朵花，开放在自己的身体之上。

后来，我也有了一朵花，开在眉梢，可是，我并没有因为它的存在而陶醉过，相反，在长大的年月，我常因它的存在而恼怒和悔恨，我留长长的留海，直到成为一种习惯。我的手腕间，也有一朵这样的因为疼痛而来的花，那是为一个人的纪念。不曾使生命消失，却让一朵花长开。这些花，留给我的痛渐渐都消失无踪，我看见它们的时候，不再悸动或者感慨。这些开在皮肉上的花，迟早会被衰老带走，那时候，没有一朵花可以留下来做纪念，我的整张身体，都将成为花瓣状，那时，没有谁会注意和欣赏，也不值得注意和欣赏，衰老，将把我带走，与世长辞。

植物们在花讯来的时候，是否也会有些轻微的疼痛，有些酸楚，有些青涩，有些懵懂，有些欣喜呢？遗憾的是，我从未听见过花开的声音。而如今，我却在身体里，渐渐听见骨头们的声音，那些秘密的声音，那些此起彼伏的声音，在天气渐冷的深秋，在星光暗淡的夜里，悄悄地探出头来，轻轻冷冷地笑，缓慢固执地开放，让我疼痛，让我皱眉，让我渐生出一些灰心。比起我们易衰的皮肉，骨头的质地好多了，与其在肉体之上绣一朵锦花，莫不如在骨头上刻一行小字。

我一直保存着那副牛骨手链，那些质地坚硬，纹路清晰的图案，曾令我欢喜又迷茫。

那么，可不可以，有一天，我们的骨头也会被陈列出来，以装饰品的形状，或者研磨成粉，标价出售？会不会，若雕花玻璃上那些图案，因些些的美丽，些些的姿容而得了旁人的欢喜？能不能，被曾经爱过的人，戴在手腕上，揣在怀中，依稀怀念或者怜惜分分？



如果，真有如此凑巧的际遇，有那样惊喜的可能，我情愿，在夜夜的疼痛中，在森森白骨间，频繁地摩擦，之后开出绝色繁花，让，来生的你，因为一条颈链，一副手镯，一枚骨戒，或者一把骨扇，而生出无限的热爱和欢欣。

暗夜轻柔

壹

天边的暮色慢慢地向我而来，一场轻柔的，绵延的覆盖正在行进之中。这是一场自然的无可更改的覆盖，不必有前兆或预见，它遵循着长久以来不变的轨道，以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态势渐渐地把日光淹没，之后晴空，之后群山，之后树木，之后你，之后我……没有谁，可能脱离它的包裹，继续享用着太阳给予我们的明亮和清晰。曾经的白天，步步退后，你甚至可以轻易看到它虔诚的表情，如何地在后退的途中，化得越来越淡，它甘心地向后退到夜的背后，退后到我们无法猜测和无法遇见的绝壁或者坦途，总之它退后到了我们的记忆中间，向着更深的记忆深处退让，之后把所有的空间和思想留给黑夜，这无边无际的暗色。我常常感到黑夜是混沌的，黏稠的，连绵的，凝重的，温柔、深情、宽厚、空洞、颓废、堕落这些褒贬不一的词汇滋生在夜的表面，放肆地被绵延不绝地利用和排斥。太多时候我会这样想，黑夜是一台无人喝彩的大戏，幕布把所有的情节都遮掩得密不透风，你或许可以听到细碎的，婉转的，或者悠长的虚腔，但没有一张真实的容颜可在幕前展示，



即便有灯光，你都不可能清楚地看到那些面容和表情。你常在夜里游弋，在一场若有若无，似真似幻的梦里游弋，却无法深刻地记忆每一步和每一步之间的距离，无法分辨话与话之间的真伪，甚至，你根本会以遗忘的初衷来对待整场夜予你的所有记忆和感受。我们对待庸常的夜，就像对待一顿饭，对待一件衣，它寻常地让我们轻易妥协并忽略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
我总是以一种夸张的姿势逃离黑暗，向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去。多半我的身体会前倾成不雅观的角度，喘着气，步履急促。这样的姿势，我在天渐暗，夜渐来的时分会一成不变地运用。这样的姿势，跟我平日判若两人，没有人可能把这样的姿势与这个神情坦荡，行为自然的人联系在一起。这是一个逃离的姿势，一个急躁而无力的姿势。就是这个姿势，在夜来临前会吸附在我的身体之上，我会以这样一个姿势，走进家门，然后开灯，坐在明亮的灯光下。灯光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它以一种明亮而安顿的温度体恤着我的慌张、无所适从，使我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，恢复到一个理性而从容的角色。我多会沮丧或者愧疚，为自己因为黑夜的来临而引起的恐慌之心，也为自己无法改变对夜的惶遽而汗颜。隔着厚厚的窗帘，夜正在慢慢地加长加厚加密，壁垒般把整个世界包裹严密。这是长夜的开头，在这个夜晚，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发生，会有新生和消亡，会有爱情和仇恨……所有的所有不会因为夜的降临而终止，世界依旧是流动的，若那条江里的水。

我不大喜欢夜，多与无法安静地睡一整场觉有关。如果你的夜晚，不能安然地暗下去，就会变成一种煎熬。夜